

<<王小波全集（第七卷 中篇小说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王小波全集（第七卷 中篇小说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4023744

10位ISBN编号：7564023740

出版时间：2009-9

出版时间：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王小波

页数：27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王小波全集（第七卷 中篇小说）>>

内容概要

对于一些书来说，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；对于另一些书来说，有趣是它应达到的标准。从出生到去世涵盖王小波一生的照片，李银河独家授权《王小波全集》终结版。

<<王小波全集（第七卷 中篇小说）>>

书籍目录

白银时代未来世界20152010

章节摘录

白银时代 一 大学二年级时有一节热力学课，老师在讲台上说道：“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。”

我坐在第一排，左手支在桌面上托着下巴，眼睛看着窗外。那一天天色灰暗，空气里布满了水气。窗外的山坡上，有一棵很粗的白皮松，树下铺满了枯黄的松针，在干裂的松塔之间，有两只松鼠在嬉戏、做爱。松鼠背上有金色的条纹。教室里很黑，山坡则笼罩在青白色的光里。松鼠跳跳蹦蹦，忽然又凝神不动。天好像是要下雨，但始终没有下来。教室里点着三盏荧光灯，有一盏总是一明一灭。透过这一明一暗的快门，看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。

老师说，世界是银子的。然后是一片意味深长的沉默。这句话没头没尾，所以是一个谜。我把左手从腮下拿下来，平摊在桌子上。这只手非常大，有人叫它厄瓜多尔香蕉——当然，它不是一根，而是一排厄瓜多尔香蕉。这个谜好像是为我而出的，但我很不想进入这个谜底。在我身后，黑板像被水洗过，一片漆黑地印在墙上。老师从讲台上走下来。这位老师皮肤白皙，个子不高，留了一个娃娃头，穿着一件墨绿色的绸衫。那一天不热，但异常的闷，这间教室因此像一间地下室。老师向我走来时，我的脸上也感到一阵逐渐逼近的热力。据说，沙漠上的响尾蛇夜里用脸来看东西——这种爬虫天黑以后眼睛什么都看不见，但它的脸却可以感到红外线，假如有只耗子在冰冷的沙地上出现，它马上就能发现。我把头从窗口转回来，面对着走近来的老师。她身上墨绿的绸衫印着众多的热带水果，就如钞票上的水印隐约可见。据她说，这件衣服看上去感觉很凉快，我的感觉却是相反。绸衫质地紧密，就像一座不透风的黑牢，被关在里面一定是很热的；所以，从里面伸出来的裸露手臂带有一股渴望之意……老师在一片静止的沉默里等待着我的答案。

天气冷时，老师穿一件黑色的皮衣，在校园里走来走去，在黑衣下面露出洁白的腿——这双腿特别吸引别人的注意。有人说，在皮衣下面她什么都没有穿，这是个下流的猜想。据我所知不是这样：虽然没穿别的东西，但内裤是穿了的。老师说，她喜欢用光腿去?冰冷的皮衣。一年四季她都穿皮凉鞋，只是在最冷那几天才穿一双短短的皮靴，但从来就不穿袜子。这样她就既省衣服、又省鞋，还省了袜子。我就完全不是这样：我是个骇人听闻的庞然大物，既费衣服又费鞋，更费袜子——我的体重很大，袜子的后跟很快就破了。学校里功课很多，都没什么意思。热力学也没有意思，但我没有缺过课。下课以后，老师回到宿舍里，坐在床上，脱下脚上的靴子，看脚后跟上那块踩出来的红印，此时她只是个皮肤白皙、小腿健壮的小个子女郎。上课时我坐在地面前，穿着压皱的衣服，眼睛睁得很大，但总像刚睡醒的样子；在庞大的脸上，长着两道向下倾斜的八字眉。

<<王小波全集（第七卷 中篇小说）>>

我的故事开始时，天气还不冷。

这门课叫做“热力学二零一”，九月份开始。

但还有“热力学二零二”，二月份开始；“热力学二零三”，六月份开始。

不管叫二零几，都是同一个课。

一年四季都能在课堂上遇到老师。

我猛然想到：假如不是在那节热力学课上，假如我不回答那个问题，又当如何……我总是穿着压皱的土色灯芯绒外衣出现在教室的第一排——但出现只是为了去发愣。

假如有条侏罗纪的蛇颈龙爬行到了现代，大概也是这样子。

对它来说，现代太吵、太干燥，又吃不到爱吃的蕨类植物，所以会蔫掉。

人们会为这个珍稀动物修一个四季恒温的恐龙馆，像个篮球队用的训练馆，或是闲置不用的车间，但也没有什么用处。

它还是要蔫掉。

从后面看它，会看到一条死气沉沉的灰色尾巴搁在地下。

尾巴上肉很多，喜欢吃猪尾巴的人看了，会感到垂涎欲滴的。

从前面去看，那条著名的脖子拍在地下，像条冬眠中的蛇，在脖子的顶端，小小的三角脑袋上，眼睛紧闭着——或者说，眼睛罩上了灰色的薄膜。

大家都觉得蛇颈龙的脖子该是支着的，但你拿它又有何办法，总不能用吊车把它吊起来吧。

用绳子套住它的脖子往上吊，它就要被勒死了。

我就是那条蛇颈龙，摊倒在水泥地上，就如一瓣被拍过的蒜。

透过灰色的薄膜，眼前的一切就如在雾里一般。

忽然，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响起了脚步声，就如有人在地上倒了一筐乒乓球。

有个穿黑色皮衣的女人从我面前走过，灰色的薄膜升起了半边。

随着雾气散去，我也从地下升起，摇摇晃晃，直达顶棚——这一瞬间的感觉，好像变成了一个氢气球

。这样我和她的距离远了。

于是我低下头来，这一瞬的感觉又好似乘飞机在俯冲——目标是老师的脖子。

有位俄国诗人写过：上古的恐龙就是这样咀嚼偶尔落在嘴边的紫罗兰。

这位诗人的名字叫做马雅可夫斯基。

这朵紫罗兰就是老师。

假如蛇颈龙爬行到了现代，它也需要受点教育，课程里可能会有热力学……不管怎么说吧，我不喜欢把自己架在蛇颈龙的脖子上，我有恐高症。

老师转过身来，睁大了惊恐的双眼，然后笑了起来。

蛇颈龙假如眼睛很大的话，其实是不难看的——但这个故事就不再是师生恋，而是人龙恋……上司知道我要这样修改这个故事，肯定要把我拍扁了才算。

其实，在上大学时，我确有几分恐龙的模样：我经常把脸拍在课桌面上，一只手臂从课桌前沿垂下去，就如蛇颈龙的脖子。

但你拿我也没有办法：绕到侧面一看，我的眼睛是睁着的。

既然我醒着，就不用把我叫醒了——我一直在老师的阴影里生活，并且总是要回答那句谜语：世界是银子的。

二 现在是2020年。

早上，我驶入公司的停车场时，雾气正浓。

清晨雾气稀薄，随着上午的临近，逐渐达到对面不见人的程度——现在正是对面不见人的时刻。

停车场上的柏油地湿得好像刚被水洗过，又黑又亮。

停车场上到处是参天巨树，叶子黑得像深秋的腐叶，树皮往下淌着水。

在浓雾之中，树好像患了病。

我停在自己的车位上，把手搭在腮下，就这样不动了。

从大学时代开始，我就经常这个模样，有人叫我扬子鳄，有人叫我守宫——总之都是些爬虫。

<<王小波全集（第七卷 中篇小说）>>

我自己还要补充一句，我像冬天的爬虫，不像夏天的爬虫。

大夫说我有抑郁症。

他还说，假如我的病治不好，就活不到毕业。

他动员我住院，以使用电打我的脑袋，但我坚决不答应。

他给我开了不少药，我拿回去喂我养的那只绿毛乌龟。

乌龟吃了那些药，变得焦躁起来，在鱼缸里焦急地爬来爬去，听到音乐就人立起来跳迪斯科，一夜之间毛就变了色，变成了一只红毛乌龟——这些药真是厉害。

我没吃那些药也活到了大学毕业。

但这个诊断是正确的：我是有抑郁症。

抑郁症暂时不会让我死去，它使我招人讨厌，在停车场上也是这样。

在黑色的停车场正面，是一片连绵不绝的玻璃楼房。

现在没有下雨，但停车场上却是一片雨景。

车窗外站了一个人，穿着橡胶雨衣，雨衣又黑又亮，像鲸鱼的皮——这是保安人员。

我把车窗摇了下来，问道：你有什么问题？

他愣了一下，脸上泛起了笑容，说道：这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。

这话的意思是说，停车场不是发愣的地方。

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，从车上下来，到办公室里去——假如我不走的话，他就会在我面前站下去，站下去的意思也是说：停车场不是发愣的地方。

保安人员像英国绅士一样体面，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微笑。

相比之下，我们倒像是些土匪。

我狠狠地把车门摔上，背对着他时，偷偷放了个恶毒的臭屁——我猜他是闻到味了，然后他会在例行报告里说，我在停车场上的行为不端正——随他去好了。

走进办公室，我在桌后坐下，坐了没一会儿，对面又站了一个人，这个人还是我的顶头上司。

她站在这里的意思是说：办公室也不是发愣的地方。

到处都不是发愣的地方。

我把手从腮下拿出来，放在桌子上，伸直了脖子，正视着我的上司——早上我来上班时的情形就是这样。

我一直在写作公司里写着一篇名为《师生恋》的小说。

这篇小说我已经写了十几遍了，现在还要写新的版本，因为公司付了我薪水，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和老师恋爱的，所以这部小说总是有读者，我也总是要写下去。

在黑色的皮衣下，老师是个杰出的性感动物。

在椅子上坐久了，她起身时大腿的后面会留下红色的皮衣印迹——好像挨了打，触目惊心。

那件衣服并不暖和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穿这件皮衣。

在夏季，老师总在不停地拽那件绸衫——她好像懒得熨衣服，那衣服皱了起来，显得小了。

好在她还没懒得拽。

拽来拽去，衣服也就够大了。

这故事发生的时节，有时是严冬，有时是酷暑。

在严冬，玻璃窗上满是霜窗花，教室的水泥地下满是鞋跟带进来的雪块。

有些整块地陈列着，有些已经融化成了泥水——其实，我并不喜欢冷。

在酷暑时节，从敞开的门到窗口，流动着干热的风。

除了老师授课声，还能听到几声脆响。

那是构成门框、窗框或者桌椅的木料正在裂开。

而这一次则是在潮湿的初秋季节。

从本性来说，我讨厌潮湿。

但我别无选择——因为这是我惟一能选择的东西。

在潮湿的秋季，老师说：未来的世界是银子的……这是一道谜语。

我写着的小说和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全靠这道谜语联系着。

<<王小波全集（第七卷 中篇小说）>>

在班上，我总对着桌上那台单色电脑发愣。

办公室里既没有黑板，也没有讲台，上司总是到处巡视着，所以只有这一样可以对之发愣的东西。

有时，我双手捧着脸对它发愣，头头在室里时，就会来问上一句：喂！怎么了？

我把一只手拿下来，用一个手指到键盘上敲字，屏幕上慢慢悠悠开始出现一些字。

再过一会儿她又来问：你干什么呢？

我就把另一只手放下来，用两根手指在键盘上敲字，屏幕上还是在出字，但丝毫也不见快些。

假如她再敢来问，我就把两只手全放回下巴底下去，屏幕上还是在出字，好像见了鬼。

这台电脑经我改造过。

原本它就是老爷货，比我快不了好多，改了以后比我还要慢得多。

我住手后五分钟它还要出字，一个接一个地在屏幕上闪现，每个都有核桃大小，显得很多——实际上不多。

头头再看到我时，就摇摇头，叹口气，不管我了。

所有的字都出完了，屏幕变得乌黑，表面也泛起了白色的反光。

它变成了一面镜子，映着我眉毛稀疏，有点虚胖的脸……头头的脸也在这张脸上方出现。

她的脸也变得臃肿起来。

这个屏幕不是平的，它是一个曲面，像面团里的发酵粉，使人虚胖。

她说道：你到底在干些什么……她紧追不舍，终于追进了这个虚胖的世界里。

人不该发愣，除非他想招人眼目。

但让我不发愣又不可能。

我的故事另有一种开始。

老师说，未来世界是银子的。

这位老师的头发编成了高高的发髻，穿着白色的长袍。

在她身后没有黑板，是一片粉红色的天幕。

虽然时间尚早，但从石柱间吹来的风已经带有干燥的热意。

我盘膝坐在大理石地板上，开始打瞌睡，涂蜡的木板和铁笔从膝上跌落……转瞬之间我又清醒过来，把木板和铁笔抓在手里——但是已经晚了，错过了偷偷打瞌睡又不引起注意的时机。

在黑色的眼晕下，老师的眼睛睁大了，雪白的鼻梁周围出现了冷酷的傲慢之色。

她打了个榧子，两个高大的黑奴就朝我扑来，把我从教室里拖了出去。

如你所知，拖我这么个大个子并不容易，他们尽量把我举高，还是不能使我的肚子离开地面——实际上，我自己缩成了一团，吊在他们的手臂上，像小孩子坐滑梯那样，把腿水平地向前伸去。

就是这样，脚还是会落在地下。

这时我就缩着腿向前跑动，就如京剧的小丑在表演武二郎——这很有几分滑稽。

别的学生看了就笑起来。

这些学生像我一样，头顶剃得秃光光，只在后脑上有撮头发和一条小辫子，只有一块遮羞布绕在腰上——他们把我拖到高墙背后，四肢摊开，绑在四个铁环上。

此后我就呈×形站着，面对着一片沙漠和几只骆驼。

有一片阴影遮着我，随着中午的临近，这块阴影会越来越小，直至不存在，滚烫的阳光会照在我身上。

沙漠里的风会把砂粒灌进我的口鼻。

我的老师会从这里经过，也许她会带来一瓢水给我解渴，但她多半不会这么仁慈。

她会带来一罐蜜糖，刷在我身上。

此后蚂蚁会从墙缝里爬出来，云集在我身上——但这都是以后的事了。

现在有只骆驼向我走来，把它的嘴伸向我的遮羞布。

我想骆驼也缺盐分，它对这条满是汗渍的遮羞布会有兴趣——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它是只母骆驼……

它把遮羞布吃掉了，继续饶有兴致地盯着我，于是我赤身裸体地面对着一只母骆驼。

字典上说，骆驼是论峰的。

所以该写：“我赤身裸体地面对着一峰母骆驼”，我压低了嗓子对它说：去，去！

<<王小波全集（第七卷 中篇小说）>>

找公骆驼玩去……这个故事发生在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。
我的老师是个希腊裔的贵人——她甚至可以是克利奥佩屈拉本人。
如你所知，克利奥佩屈拉红颜薄命，被一条毒蛇咬死了。
写这样一个故事，不能说是不尊重老师。

编辑推荐

王小波年表，1952年5月13日出生于北京；1968—1970年，云南兵团农场职工；1971—1972年，在山东牟平插队，后做民办教师；1972—1973年，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工人；1974—1978年，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工人；1978—1982年，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学生；1982—1984年，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教师；1984—1988年，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生，获硕士学位；1988—1991年，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讲师；1991—1992年，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讲师；1992—1997年，自由撰稿人，1997年4月11日在北京逝世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